

難 蒙 山 泰

七之輯一第書叢山泰猿人

難蒙山泰

譯聲鐸章

版出店書新百海上

泰山蒙難目次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一、回到猿人時代 | 一三、天空中的悲劇 |
| 二、獅子的洞穴 | 一四、奇異的脚印 |
| 三、在德軍陣地上 | 一五、獸王夜戰記 |
| 四、人獸突擊戰 | 一六、一座堅固城堡 |
| 五、珍貴的小金盒 | 一七、怪人的部落 |
| 六、大度的赦恕 | 一八、六十年的幽禁 |
| 七、一具千年遺屍 | 一九、泰山搜索前進 |
| 八、泰山和大猿 | 二〇、壁龕的祕密 |
| 九、被虜的駕駛員 | 二一、史沫惠再度遇救 |
| 一〇、英勇的人猿 | 二二、血濺克烏及 |
| 一一、蠻人發現飛機 | 二三、不列顛的兵士 |
| 一二、黑種飛行家 | |

泰山叢書
第七集
泰山蒙難

E. R. Burroughs 原著
章 鐸 聲 譯
述

回到猿人時代

史納第疲憊地跋涉在黑暗叢林的通路上。頭上淌着汗珠，從面頰流到頸子間。他的副官跟隨在旁邊，少尉哥斯也跟隨在他的後面。一小隊的兵士和黑人腳夫，跟着這三個白色軍官兵士們也學會了白軍官的故技，用刺刀尖和來福鎗柄，對着黑人亂刺蠻打。

這兒本來沒有腳夫的，是由史納第實行拉夫而組成的，雖任意暴虐他們，但他們並不反抗。雖然他們人人都是荷鎗實彈的。他們在這荒野的非洲心臟部趕着路。

史納第把軍隊分作兩隊，一隊在前，一隊在後。他原是德國軍官，爲了防備野蠻叢林中的危險。在最前面的，是兩個蠻族的嚮導，每人都用項鍊牽聯地鎖着。這兩蠻人因爲被落在史納第的手中，給他們烙上了火印，派他們來充嚮導的，在他們的身上，也和那般腳夫一樣的徧體沒有完膚。

但是，野蠻非洲人的民族心，並不比文明的德國人來得殘酷，他們對於同族人是有着愛護觀念的，因爲那時恰在一九一四年，德國進攻比利時，同時非洲也捲入了戰渦。所以他們指引這隊人馬走上了迷途；等到史納第發覺，已經失落在非洲了。

象，到水池去喝水，犀牛也出來覓食，夜間大獸的咆哮聲，以及狼狗獵食時，竄過樹林間的脚步聲，各種各樣林中的恐怖聲，使這夥人嚇得沒命。

來到大平原的旁邊，使二個嚮導者顯得目定口呆了，他們原想引人入彀，誰知會反而誤了自

己。但是，史納第在荒野的林間接連走了好幾天，到現在，算又重見了天日，這裏綠草鋪地，河道蜿蜒，好像是公園似的風景區。史納第微笑着，對他的副官交換了個眼色，就用望遠鏡探視着。副官也已望見近在陸地中央和綠樹成蔭的河道，那里有一個優秀的農莊。

『我們真幸運，你看到嗎？』

『真是』他的副官說：『一個英國人的農莊。這一定是克萊登的，這裏沒有任何人住在屬於不列顛的東非洲的一部份。上帝造福我們。官長！』

『現在，我想他還沒知道英國也加入戰爭哩。』史納第答：『讓他先嘗一嘗德國人的鐵手滋味。』

『我們希望他在家裏。』副官說：『我們就可以捉拿他，押到駐紮在納羅勃的開雷脫將軍那兒去。他看見史納第營長捕到了著名的人猿泰山，作為戰時的俘虜，一定會重賞的。』

『你是對的，我的朋友。』史納第微笑着，覺得得意洋洋地說：『這是我們大家的幸運；也許我可以押着俘虜去，趁英軍還沒有渡過印度洋的時候。』

他就指揮一小隊士兵向克萊登爵士的農莊進發；但是，不幸得很，人猿泰山和他的兒子並不在那兒。祇有泰山的夫人琴痕一人留在家裏。她還沒知道不列顛和德國已經宣戰，於是當她見德國的官兵來了，趕忙出來歡迎，並且命令華席來人預備酒席，歡宴他們的兵士。

在東面，人猿泰山因為有事到納羅勃去。在那兒得到了世界大戰的消息，他知道德國一定要來騷擾英屬殖民地的東非洲的，所以他要連夜趕回家來，預備迎接他的妻子到安全地。他帶着二十多個武士，但他們都走得很慢，泰山因為心急如箭，所以只得把他們留在後面了。

人猿泰山爲了念妻心切，所以走了一段路，他把那套文明人士穿的衣服脫去。在一分鐘之後，這位英國的爵士，又回復到裸體的猿人狀態。

在現在英國貴族院的同僚們，沒有一個能夠認識這個奔跑如飛的，而且蹤跳在樹上的人。誰知這就是他們的爵士——從小生長在林中的，因人猿扶養成人的，飽受過危險的人猿泰山。

小獼猴，蹲在樹枝上看他過去，現在都不認識他了。因爲現在的獼猴也都衰老了，但人猿泰山還是認得牠們的。有一隻獅子，在上一天的晚上吃飽了被殺物的肉，本來睡在吃剩的肉食的旁邊，現在給泰山驚醒了，於是便抬起黃綠眼睛，目光灼灼地望着牠，認識他是牠的仇人，晃搖着尾巴，怪氣憤似的。

泰山並沒留心到各種的場合，不論是獅子，小獼猴，或者其他的林中的野獸，他儘管朝着西方路上飛奔前進。對於他的感覺，還像當年一樣，沒有受到一絲影響，雖然他和英國的社會接觸已經有了好多年。他的鼻子還能嗅出獅子的氣味，他也聽見小獼猴的小小的喧嘩聲，甚至連得其他的野獸，經過林中擦動草和葉的些微的聲音，也都聽得清清楚楚的。

不過，無論如何，泰山畢竟是個人類，他的精神，到底是血肉結構的，不能不借休息來補充他趕路後的精力；也不能不找食物充飢，來填塞他的胃腸，這樣一來，在路上不得不耽擱時間了。他好不容易地到了農莊近邊的叢林間，奔到平原上一看，却使他落在驚奇的狀態中了。原來家中已經遭了大難。他看見什麼東西都改換了一副淒慘的面目。所有的平屋都倒塌，屋頂上的煙囪也倒塌在瓦礫堆中了。

人猿泰山情急地奔上前去，這時候，他已看見莊上杳無人跡，尸首滿地，園圃和家畜也都遭了

難，貓頭鷹和野狗正在啄咬着屍體上的肉和骨頭，這使泰山的臉色頓時變了灰白。泰山帶着慘痛和恐怖，忍痛地走進莊子。第一個使他觸目驚心的，就是在起坐室中的門上，被釘着的華雪勃的尸首——他就是忠義的僕人莫維羅的兒子，近年來專充着琴痕的親信衛兵。

他再走進房去，只見所有的傢具，都被打倒在地板上，在牆上以及所有的傢具上，亦都留下着血手的印子；很明顯的，這裏曾經決鬪過一場血戰的。在鋼琴旁邊也倒着好幾個黑武士的尸身，在琴痕的臥室門的外面，也橫躺着三個忠勇的衛兵的。

最後，他拖着沉重的步子，拐到房門口，握住了門上的把手，慘痛地呆立了好一會兒，才打起精神，跨進他的那間寄託着愛的生命的房去。這畢竟使他太痛心了，他只看見床上橫着一具尸體；泰山呆呆地站着，心跳着，這一定是他的愛人的遺體。泰山的眼眶裏並沒淌下淚珠來；但是，他的半野蠻的腦神經，却覺得紊亂非凡。很久，他帶着一個破碎的心，低下頭去望着尸體，便抱起了燒得像焦炭似的尸體在手中。他翻覆看着尸體，好像千萬枚繡花針在刺着心窩似的疼痛。

他實在不明白誰下的毒手，幸而在房中的地上，給他發現了德國的來福鎗，和一頂染滿了血跡的德國軍人的軍帽，這就是告訴他，他的敵人便是德國人。

他還希望着，這個尸身不是他的伴侶。

在這慘苦浩劫的場合中，他拖着尸體，在他平生愛好的小的玫瑰花圃中，掘了個坑埋下，同時也把那個忠勇的衛士，葬在附近。

在屋的一隅，找到了其他的痕跡，他發現了德國屬的非洲士兵的屍首，認出了軍服上的肩章和符號。這給予泰山明白的證據，他確定是德籍軍官指揮這些人來搗毀他的農莊的。

他回到玫瑰花園，站在被德兵蹂躪了他的愛侶坟前，悲痛地禱告了一番。當太陽漸漸地向叢林的西面沉下去的時候，他便拖着沉重的步子，找着史納第的足印，追縱而去。

他雖然沒有大哭，但他的腦神經畢竟受刺激過度，像頭受了重傷的野獸一樣的痛苦，嘴裏儘是喃喃地說：

「她死了！她死了！她死了！」

他抬頭對着月亮，高伸着雙手宣着誓，他要報復！他要消滅他的敵人！因此，他便振作着精神，把所有悲痛的情緒，都溶化在新的生命。

在他左邊的腰間，掛着一把由他父親遺下來的獵刀，背在肩上的的是弓和毒箭，一隻肩頭上擱着一條草繩。手裏握了一支重量的戰槍，有時用草繩縛在肩上。他想起了那個鑲嵌鑽石的小金盒，裏面放着他的父親和母親的遺像，匣子上面還懸着一條金鍊，本來掛在他的頸間的，但他早在未結婚前已贈給琴痕了。所以通常是掛在她的頸子上；但在發現她的屍身的時候，並沒有小金盒在她的身上。因此，泰山認定是給殺人犯劫掠去了，所以泰山除了要報復之外，還須緝拿兇手，和追還這件貴重的飾物。

走到半夜，泰山覺得有些疲倦了；同時他也覺得，報復是需要有長時間的準備的。報仇不一定需要限時限刻的，於是亦就覺得精疲力竭地休息了，選了一處安身之所，預備在叢林中露宿。

黑雲覆蓋在天空，把月亮遮住了，當泰山恰巧跳上樹頂的時候，整個的叢林，便落入漆黑的狀態中；無論是誰，對這黑夜，一定會驚恐得不堪的。但泰山像若無其事似的，只知道大雨快要來了。不過他也很謹慎的，始終防備着野獸的侵襲。

當泰山到了一株睡覺的樹上，只覺得嗅着一股子的異味。泰山就像貓樣的跳到一株較遠的樹枝上，爲什麼他這樣地驚恐呢？這在別人果然看不見，但泰山看得很清楚的，有隻老虎佔在山休息的極枝間，可是泰山在黑暗中，他的視線，却是毫無妨礙的。

在老虎的咆哮中，泰山也發出一聲低低的咆哮，原是警告老虎退去的意思；但虎並不接受。反而抬起了兇臉兒，對着泰山彈眼。泰山也就氣惱地跳了下去。泰山的手中捏着一柄父親遺留下來的獵刀——這把刀曾經殺過無數的野獸；但他除了獵取食物，或剷滅仇敵，決不爲了其他事，就隨便地借刀殺生的。

現在的泰山，本想是嚇退老虎的，他於是靠近前去喝了一聲：

「我是人猿泰山！」他吆喝着：『這是泰山的住穴。去！不然我要殺死你。』

泰山用着猿語說，老虎不懂，但虎却懂得這頭無毛人猿要奪牠的地盤。因此，那大獸便去撲攻泰山——但泰山捷快地躲開了。老虎終於跳上了極枝，那知人和虎的重量太高，那株極枝被重壓着，漸漸地向下低着，又加上風勢的劇烈，更使那支橫枝顛簸不停。

泰山趁機縱上虎背，用獵刀刺着虎的心胸；那虎痛極而掙扎着，那極枝受不住重量，於是人和虎都跌了下去。

人猿泰山又用獵刀刺着虎的心胸。老虎又咆哮一聲，祇有這最後的一次，老虎就死了。泰山舉起腳來，踏在死虎的身上，仰着臉兒對着天，叫了一聲人猿得勝的凱旋的長嘯。

獅子的洞穴

雨下了一日一夜，最大的時候，好像倒下來似的直瀉着，把留在路上的脚印都冲完了。泰山像失羣離散的野獸，在叢林之中亂衝亂奔。躲在林間的野獸，給泰山聲勢嚇走了，誰都不敢伸出頭來。在第二天，當太陽又復東升的時候，泰山覺得溫暖了許多，他又朝着南方的路上，去追縱德國人的蹤跡，報仇心又湧上了肺腑。現在已到了德屬的東非洲，克林曼吉羅山的西面，他謹慎地兜着大圈子，向東山的南麓，預備順着鐵路到推格，泰山斷定德國行軍的隊伍，一定是借着鐵道以圖便利的。

兩天之後，在克林曼吉羅山的南麓，泰山聽到了從東方帶來的隱約的重砲聲。那天下午，天氣又漸陰沉，當他爬過一條窄狹的山峽的時候，已經有雨點打在他的赤裸裸的身上了。泰山搖着頭，咆哮着，這因為他在前兩天已經受夠了雨的侵淋，恰巧現在又逢下雨，於是快快不快地，打算找個地方避雨。可是在他出了山峽的時候，砲的聲音更加密切了，他知道德國進攻英國的戰爭，已在激烈狀態中。他受愛國心的督促，很覺憤恨，但霎眼間，他又喃喃地自言自語着：

『不！人猿泰山不是英國人，因為英國人是人，泰山却是白猿。』但是他却非常敬仰在前線和德國人交戰的英國人。可惜他們都是人類，不是「大白猿」，他又太息着自己。

『明天，』他又喃喃地說：『我可以順着這條路去找尋德國人了。』

泰山在山峽北面一座山峯之下，找到一個低矮的洞穴，他知道這一定是有野獸棲息的。他於是拔出獵刀來防備着走去。泰山將到洞穴的剎那間，他暗地裏自欣着，假如洞穴裏沒有野獸居住的話，很可以作為自己的憩息場所。不消說，把洞口塞住了，既可以防獸，而且又乾燥和安全。即使有狂風暴雨，也不會再受到無情的侵襲。

靠近洞，泰山跪在地上嗅着。一聲低低的咆哮，露着牙齒，覺得有了危險了。『獅子！』他喃喃地說；但他並不停止。獅子是否在洞裏，他需要查查個明白。但是，洞口太小，只能爬進去。因此，泰山先向四週望了望。嗅着，靜聽着他，不願作無謂的冒險。

他爬進洞穴，見有日光在前面，裏面並不黑暗得厲害，但泰山還沒有看見獅子。他還怕有獅子，在前面擋住他去路，所以很謹慎地向前面走去；那知到了盡頭，却是一片曠場，四周是高大的山峯，直聳到雲霄，並無出口。這是一個崩陷成穴的深谷，約有一百尺長，是很早年代被洪水冲坍的陷穴。這個山洞就是水流的出口。卡林曼吉羅山的頂上，整年地積有屯雪，溶解的水就從上面瀉下來，這穴的來源就是這樣造成的。這片曠場的四周，因為經常受有水的潤澤，所以徧地都生了野草，中間還長着一株大樹。

野獸的枯骨，蠻人的遺骸，隨地都有。泰山張大了眼珠，打量了一周，回到洞口，預備去塞住洞門，以免獅子的闖進來；那知突然送來一聲奇異的咆哮，泰山就凝神地瞧望着。只見有隻極大的獅子，從洞中伸出來，彈着一對黃綠眼睛，披着滿頭的鬃毛，對着泰山咆哮着，露出一口可怕的獠牙。

『畜生！』泰山吆喝着：『我是人猿泰山，叢林之王。今晚我要在此過夜了……去！』

但獅子沒有走，反而又向泰山逼近幾步。泰山便拾起一塊石頭，對準獅子的臉兒擲了過去。獅子的個性，不是每隻都同樣的。也有給人一嚇轉身就逃走的，泰山用這方法有過很多次，時常都見效的；但現在不行了，石頭雖擲中了獅子的鼻尖，獅子最軟弱的部份，可是獅子更加暴怒了。

豎起了尾巴，怒吼着，對準泰山撲攻過來。幸虧泰山站在樹邊，敏捷地跳上了樹，縱到最高的枝頭上了。

這時候大雨傾瀉了泰山，變了一隻落湯雞。他非常氣惱，他想：如果要征服獅子，非經一場決鬥不可。但是，僅僅爲了一夜的安全，去和不必要的生命賭博，實在是犯不着的。由此使他平了氣，希望大雨滂沱中的獅子，自動退回洞去，可是獅子還是怒視着泰山。

正在這當兒，獅子突然地好像記起了什麼似的，掉轉身走進洞穴裏去了。泰山於是便乘機爬下樹，很快地爬上了懸崖。那知這是獅子引誘，見泰山下了樹，立刻又竄出來追撲着。

泰山拚命在懸崖上爬着，過了三十步，才得到一處站腳的地方；他立停了，向下望着，那知獅子也追跟上去。獅子卒因身子笨重，爬不多路，便直滾到地上。泰山看牠接連地幾次，才安心了一些！

當他又來到山峽的時候，轟轟的砲聲，又是清晰地聽得了，泰山似乎覺得怪興奮地。很快回到洞穴口，用旁邊的大石塞住了洞門，以絕後患。等到獅子聽得聲音趕出來，已經只能隔着石頭的縫，眼對泰山怒吼了；獅子暴怒地用腳爪扳推着石塊，和着那種震天價響的咆哮；但是，人猿泰山並不害怕這種叫聲。獅子不能夠攻撲他，泰山知道的，因此，他還是從容地堆砌着石塊。當他的大工告成的時候，他便折回東向。他還笑瞇瞇地對獅子道：

『今後的你，恐怕再也吃不到人了。』

那天，泰山便在山上岩石中間宿了一夜。第二天早晨，獵了獸，塞滿了肚子就走。

戰爭的焦點，大概在晨夕最爲劇烈；黑夜裏好像是停止的。第二天下午，他看見有一羣開赴前線的軍隊，他們是來掠食的，帶着許多山羊和黃牛，由當地的蠻族運輸兵扛擡着。他看見每個士兵的頸子間，都鏈着鐵鏈。他也看見全隊的士兵都是土人，軍官却是白人。泰山卻沒有被一個人看見，雖然他在旁看了他們兩個鐘點。泰山把他們的肩章和符號校對着，完全和平屋前死兵身上的兩

樣；這些既不是他所須要報復的對象，因此，仍舊借着濃密樹葉的掩護，繼續前進。

當他逼近前線的時候，望見軍隊亦就越加增多了。這裏有汽車隊和牛車隊，都由獨立團押着，搬運子彈上前線去，從前線運傷兵回來。他過了鐵道，他知道傷兵一定由鐵道送到推格的後方傷兵醫院去的。

傍晚時候，到了帕力山。在山麓那兒給泰山找到了大營盤。他從黑暗中，靜靜地抄到幕帳後面，恰巧守衛的步哨，都不在崗位，於是泰山便在幕帳外面探聽裏面兵士的談話聲。他只聽見有幾個兵士正在談論搗毀他的農莊的經過，並且很仔細地聽得其中有一個兵士說道：

「媽的鬼也似的華席來人，倒也會交戰的，但終於敵不過我們，全給我們殺了。我們佔了上風，營長就殺了那個女人。但他真膽小，我們正在殺得起勁的時候，他却躲在外面，儘管吆喝着，不敢進去。還是少尉哥斯比較勇敢——他是進去的，站在門邊指揮我們，並且指揮我們把那個受傷的華席來人釘在門上。那人的那種慘痛的形狀，真夠使人看着噴飯哪。我們全體都笑開啦。實在太滑稽。」

泰山聽見那個說話的兵士，第一個站起來，說着再會，要回到他的幕帳中去了；他經過的地方，離開泰山不過十尺光景。泰山就跟上去，到了黑暗的地方，泰山就把那人掀倒在地上。他沒有發出叫救聲，因為那人的喉嚨，早給泰山搭住了，非常敏捷地捐在肩胛上，跳到叢林之中。

「不許有聲音！」泰山用土人的話吆喝着。

那個兵士從驚惶中打量着泰山。在黑暗中，他只看見一個裸體的棕色身體；又想搭他額子的手指的結實，他知道此人不是一个尋常的人物。所以他只是聽憑泰山的支配。

「殺那個女人的長官叫誰，當你們在平屋裏和華席來人交戰的時候！」泰山問，「史納第。」黑人回答。

「他在那裏？」

「他在這裏。或者在司令部。因為許多軍官，到了夜裏，都要去接受命令的。」

「領我去！」泰山接着說：「假如給你洩漏了我的祕密，我是要殺死你的。起來！」

黑人爬起來，領泰山到司令部。直到一個拐角處，黑人指着一座兩層樓的房屋說：

「那就是司令部。你能够去，要是不怕他們瞥見的話。那兒有着很多的兵士。」

泰山把他打量了一下，問：

「是你幫着把華席來人釘在門上的嗎？」

「他命令我們做的。」黑人戰慄着，跪在地上哀求他。辯護地道：

「誰的命令？」

「少尉哥斯，他也在那裏。」

「我去找他們。」泰山猙獰地笑着：「你是幫兇，釘華席來人的，你笑得真開心哪。」

黑人嚇得昏倒了，這是給泰山撘死的。他把屍首丟到林中，直上開雷脫將軍的司令部去了。

在途中，泰山又撘死了一個步哨。當他到了司令部的後面一看：樓下有着燈光的，樓上却是漆

黑的。從窗子中間望出去，泰山看見一間大房間和一間小房間。裏面有着許多軍官。有的踱着在談論，有的伏在桌子上寫字。

在小房間後面的一間大房間內，有一個紅面孔的軍官，坐在桌子後面。其他的幾個軍官也都

坐着各人的桌子後面，有兩個軍官站在將軍的桌子前在談話，將軍一壁對着站着的兩個軍官對話，一壁玩着桌子上的煤油燈。正在這時候，有個人敲門進來，站在旁邊。他行着敬禮報告道：

「卡謙到了，將軍。」

「請她進來。」將軍命令着，同時對着兩個站在桌子面前的軍官點了點頭，退出去。

卡謙進來了，經過門的時候，在小房間內的軍官，都站了起來行着敬禮，卡謙也向他們招呼着，帶着微笑。她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姑娘，穿着一身平常的馬裝，臉兒上黏着薄薄的灰塵，但面目非常清秀，而且也很年輕。她不滿十九歲。

她走到將軍的桌子前，他站了起來迎接她，她便從袋裏掏出一堆摺得平整的紙來遞給他。

「卡謙坐啊！」將軍說，同時另一個軍官送來一隻椅子。這時沒有人和將軍談話，他就攤開紙，讀着紙上的文字。

泰山察看着房間內的許多人，他不能分析那一個是史納第，在兩個穿營長制服的中間。這個姑娘大概是情報部的工作人員——間諜。她雖很美麗，但是泰山也不能饒恕她的。同時，他要捉拿史納第。

「很好。」將軍看完了紙頁，對姑娘說。

「傳史納第中將進來。」將軍又對另一個人說。

中將史納第，泰山覺得毛髮都豎起來了。他便是謀害他的愛侶的兇手，他竟升了官嗎？也許就是謀害成績的獎賞嗎？

房間裏，將軍就和姑娘談着戰事。泰山聽明白了德屬東非洲的兵力，比英國來得雄厚，而且英

國的損失較重。泰山站在樹叢後面，他能夠看見室內，可是室內的人却看不見他。所怕的祇是給步哨警見了，鬧出岔子來。

泰山等着需要的人來。正在着急間，只見有個軍官到了將軍的桌子跟前，行着敬禮站住。

「卡謙，這位就是中將史納第！」將軍便轉身對姑娘道：

泰山再也耐不住聽他講下去。跳出樹叢，奔到窗口，縱進屋去，軍官們都給他嚇呆了。泰山拿起桌上的煤油燈，對準將軍的身上擲過去，他吃驚地往後一仰，連椅帶人倒在地上。兩個軍官想去捉泰山，都給泰山摔倒。卡謙嚇得站了起了，貼着牆壁發怔。其他的軍官都騷擾着，大聲地招呼着部下，命令捉拿暴徒。泰山的目的在史納第，所以他的目光始終沒有離開他。他趁着衆人的不備，一把抓着史納第，掙在肩上，便跳出窗口逃去了。

泰山把他放在方才殺死步哨的草堆後面。中將史納第過了一分鐘之後，漸漸地回復了呼吸，但是，沒有發言。泰山便低聲地吆喝着：

「假如你出聲，我就殺死你。」

泰山捉着他出了步哨線，一直向西走；到半夜，已經越過鐵路，到了安全地。史納第莫明其妙，不知爲甚要捉住他？於是他嘮嘮叨叨地問着話；但是，每次給他的回答，總是長矛的柄的戳射。泰山這樣對付他，比殘害一隻狼狗還要嚴酷些。

在長長的一夜的路程間，他們倆始終是靜着的，沒有交談。史納第每次的問話，得到的答覆，總是千篇一律的：長矛柄的戳射。被戳得遍體血淋，甚至疼痛得路都不能走了，倒在地上。但是，每次總是給泰山的矛尖挑了起來。

到了東方泛白的時候，泰山才想到了一個復仇的計劃。他現出了笑容，他需要找個地方休息一會兒；他給俘虜在未死之前得到一個養息的最後機會。在前面有着一條河流，前一天曾經路過這兒的。他知道是野獸飲水的地方，很容易獵到目的物的。泰山於是命令史納第不許聲張，一同走近前去。泰山看見有好許多鹿，喝完了水站起來回林子去。他將史納第安排在樹叢後面，自己便跳上樹去守着。史納第看他這樣的舉動，驚奇得凸出了眼珠子。

他怎麼裸着體，是個白蠻人嗎？他只有聽他講過一次話，當他命令他不許有聲音的時候。他看 he 現在的形態，簡直像隻野獸。他看他蹲在樹上很奇怪，因為他並不知道他是肚子餓了。他看見有羣鹿近來，他見一隻小鹿經過，那大漢便縱到小鹿的背上，史納第的眼睛完全恐怖了，嚇得正想極叫出來的時候，只見那個不開口的大漢把鹿殺死了。泰山割了幾塊鹿肉，血淋淋的生吃着，但他送給史納第的鹿肉，史納第却用火烤熟了吃的。

兩個冤家在河邊睡到下午，又繼續走着一個不明白他將要帶他到那兒去，史納第於是伏在泰山的脚跟前，要求他解釋捕捉他的緣由，但泰山還是不作聲，仍舊用同樣的手段對付他。

第三天的中午之前，到了一座山的頂上，史納第望下一看，只見一個小小的深溪，中間有株大樹，四周長有野草。泰山做着手勢命他下去，但他却畏縮不敢下去。泰山於是抓住他，惡狠狠的喝道：『滾下去！』

這是三天之中史納第聽到他的第二次開口。史納第在此恐怖與被逼之中，只好聽他支配；那知當他正欲跳下去的剎那間，泰山却又抓住了他。

『我是克萊登爵士，』他說：『你在華席來部殺死我的妻子。你該明白我所以要捕捉你的原